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二卷第四十三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國民十四年十月三日

時事短評

奧款也解決了嗎？（壬）——國際聯盟理事會

中國又落選（召）——美法的債務問題（皓）

國民經濟的獨立　陶孟和

無線電台問題　燕樹棠

文言文的優勝　唐擘黃

『國罵』　馮友蘭

閒話　西瀅

朱顏與白髮（小說）　綦雯

關於一個譯詩問題的批評　朱家驊

通信

創作的翻譯　聞時

上海的華民　查士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　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十枚，外埠大洋四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可將下面附印的訂閱單剪下依式塡就隨同匯信直寄本刊定報處爲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底面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礙兒胡同十八號

周越然編

英語模範讀本

全書四冊 已經出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讀本中空前絕後之傑作

第一冊
爲英語入門之梯級 內分發音拼法讀法 書法默寫會話等門

第二三兩冊
敘述英美人情風物 內分讀法會話文法 作文尺讀詩歌等門

第四冊
精選英美名家詩文 每篇各冠著者之小傳并有高等文法作文修詞學等門

市政

美國市政府（政法名著） 一冊二元六角
市政新論 一冊八角
歐州大陸市政論 一冊一元四角
道路計畫書 一冊三角
都市居住問題（新智識叢書） 一冊六角
現代歐美市制大綱（百科小叢書） 一冊二角
新村市（東方文庫） 一冊一角
一歲之廣州市 一冊四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刊特設上海代理處啓事

本刊爲便利上海方面的讀者訂報起見，特於上海設立本刊代理處。凡欲訂閱本刊或欲購買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由第一期至廿六期，定價一元）諸君卽請逕向該處接洽。

本刊上海代理處地址：

上海愛多亞路五十號紗布交易所內五層樓同濟建築公司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六期）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尾有索引，檢閱極爲方便。每本連郵費售國幣一元。購讀諸君請直向北京本社或上海代理處訂購。

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 第三卷 第三號（現已出版）

中國奴婢制度……王世杰
國際聯盟與國際法……周鯁生
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周佛海
蘇聯的農業……陳翰笙
新近憲法中立法行政兩機關之關係……錢端升
裁併檢察議……黃佑昌
財產觀念之變遷……燕樹棠
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
International Law (Charles Fenwick) —*The Civil Servant in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Emden) ——農村問題與社會思想（馬須諾）——*The Hellenistic Age* (Bury)—*Palitische Geographie* (Dix)—*Politische Geographie* (Maull).

總發行所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各省商務印書館暨各大書店
定價 訂閱全年一元八角（郵費在內）零售五角
本季刊第一卷及第二卷合訂本每卷二元四角（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奧款也解決了嗎？

不滿三年以前，北京政界有一樁極大的案件，實爲三年來政局變化的大關鍵，這樁案件便是奧款問題。因爲奧款一案，所謂王寵惠羅文幹諸氏的好人內閣崩倒，洛派在中央舞台失了勢力，津派人握政權，造成賄選，以至遞嬗演成今日的局面。從王羅諸人的個人觀察，固然沒有營私自利的實跡；然而從奧款合同看來他們確是過於疏忽，對於國家大事，如此掉以輕心，便沒有政敵的羅織，也免不了社會的指摘的。以這等的掀天大案，不料又成了現政府的撈錢機會，據順天時報說；這案已作爲意國金佛郎案的附帶條件，秘密解決了。內容如何，暫雖無從探悉，但照金佛郎案的改頭不換面的辦法，我們也可想像其必沒有甚麼大變更的，也許多找出幾個現錢來遮遮羞罷，膽子也未免太大了。

舊國會的罪惡是人人公認的，但是他始終不曾通過一筆借款案件，消極的減少人民負担，其功勞也未可一筆抹殺。現在國會沒有了，自命代表國民的人們，鎮日價無事忙，天天說愛國，而對於這種現實賣國事件，它不加以糾正；大天說打倒帝國主義，而對於這種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它不加以抵抗。還是不知道呢？還是知而不問呢？政府以軍警之力，壓迫愛國運動，封鎖工會，禁止游行，人人都知道罵政府是「非愛國」「反革命」「帝國主義者之走狗」。政府解決一個法國金佛郎案，國庫損失七千餘萬元；解決意國金佛郎案，損失二千餘萬元；比國金案，損失七八百萬元；現今解決奧款的損失，也在千萬元以上；將來還有西廠借款啊！這等行動比之壓迫愛國運動的意義是大是小，倒沒有一個人作聲了。難道因爲這都是事不干己，所以內心起不了反感麼？哈哈！愛國與賣國的標準原來如此。無怪乎政府敢肆無忌憚了。

（壬）

國際聯盟理事會中國又落選

本月二十六日國際聯盟大會開會，到會者四十九國，改選非常任委員六名，結果——巴西，烏拉圭，西班牙，拉克斯拉夫，瑞典，比利時等六國當選爲非常委員。不幸，我們中國又未當選。

這國際聯盟大會係盟員總會，凡爲盟員的國家均有派代表到會之權。這理事會爲國際聯盟的幹部，係寡頭的組織；按原來盟約，理事會員額定爲九國代表，其中英，美，法，日，意，五國爲常任的，在理事會有固定的代表，其餘四國由大會隨時選定。一千九百二十年第一次大會開會，我們中國被選爲理事；在這個重要的國際政治機關，得爲代表列席，自是國際地位增高的表

現。但是至現在中國這次落選，反不如南美的烏拉圭，歐洲的捷克斯拉夫兩個小國 這便是國際地位低落的特徵。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 我們自己一般人不自振拔 外受帝國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野心的利用，內有軍閥政客學棍爭權奪利的搗亂，把國家鬧到這樣國將不國的地步，真是可恨！

（召）

美法的債務問題

英法兩國間的債務問題，經法國財長凱樂親赴倫敦和英政府直接交涉，承認此後六十年中年付英國千二百萬磅（約合華幣一萬萬二千萬元）後，已於月前得了一個圓滿的解決了。現在凱樂氏又已赴美 ，關於整理對美的債務 ，亦已與美國財長墨倫氏 Mellon 有一度的正式接洽。至於法政府負欠美國債務，約計元金為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聽說法國這次所提出的償還方法：最初五年年付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其次六年付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再次十年則年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自一九四五年後約四十年間年付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但據連日外電的報道，法國提出的數額與美國所希望的條件，還相差太遠啊！

歐戰亘四年，各交戰國自身直接或間接所受的損失，已不可以數字計。現在卽單就英比法意等國每年應還美國一項計算（英法比意等國彼此間的債務還不算及），就要佔九千萬磅的巨額了（合華幣九萬萬元）。依照英比對美債務妥協的期限，分作六十二年攤還，美國在今後六十餘年中總共約可收得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金！大戰以來精疲力竭的歐洲列國，在這六十餘年中真能每年付還美國如許巨款，歐洲人固極端的懷疑，就是美國人恐怕也十分的不相信。然而美國朝野上下今日對於各國的債務，依然不肯放鬆一點的緣故，雖說一面藉此可以緩和國內納稅人的反感，恐怕美國政府的真正動機，還是想用以壓迫歐洲之醉心軍國主義的國家罷！我們試回想一兩年前美國對於法政府的貸款波蘭和捷克，尤哥等所謂小協約國（Little entente） 助其擴充軍備利其協以謀俄德的輿論，則今日處於債權的地位之美政府的態度，也就不難窺見其一般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美國對歐洲的債權將來能否放鬆，還須看歐人究竟能否拋棄其對外侵略政策。

（皓）

國民經濟的獨立

陶孟和

在國家制度沒有推翻以前，國家為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政治組織的時候，一個國民的經濟上的獨立與他的政治上的獨立是同樣的重要，或者可以說國民經濟的獨立比政治的獨立更重要。

經濟獨立的最簡單的解釋就是自己能夠養活自己，不靠著自己以外的幫助。這是經濟獨立最嚴格的定義。但是在現在世界大

通的時代，國際貿易已經打破了嚴格意義的經濟獨立。所以所謂經濟獨立並不是完全不靠自己以外的幇助，乃是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全體，足以直接的用自己的產物與勞役，或者間接的用自己的產物與勞役換取外來的產物與勞役以滿足自己人民的需要。換言之，自己的勞働的結果足以抵償外來的幇助，自己的生命不是無代價的倚賴外國。

四五十個這樣的爭求經濟獨立的國家便組成了現在的世界。每個國家都是一個經濟競爭的團體：或利用氣候以發展自然物產，或利用地質的構造以開發地下的寶藏，或利用各種產物以發展製造業，或利用地勢成爲世界貿易的中心。每個國家都採用一定的關稅，工業，商業或農業政策以保護或獎勵自己的產業。在這個國民經濟的大競爭場中，經濟獨立已經成了强國的一個主要要素。具有這個要素的是强國，缺乏這個要素的便是弱國，一個有名無實的國家。

在以先閉關自守的時代，各國之間雖然也有貧富之差別，但是各國差不多都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各國內部雖然也有時發生民食不足的問題，但是各國自己常可以解決——或不解決——這個問題。戰爭，疾病，常可以淘汰過剩的人口；漕運，儲倉常可以補充兇年的歉收。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經濟的局面完全變爲世界的了。一方面，因爲交通事業的發達，全世界的物產可以任意分配於全世界，由北極到南極，由太平洋到大西洋不斷的有物產的交換。一方面，因爲機械生產的發達，工業進步的國家可以無限的供給那些工業不進步的國家的人口的需要。英，美，德，法，比，日都成了現在世界上供給製造品最主要的國家。

假使人類沒有國家的界限，假使國家不是經濟競爭的團體，這樣世界經濟的局面實在是人類的幸福。因爲世界物產的分配可以汰除飢饉與缺乏，製造品的供給可以增進人類的生活。

不幸，每個國家代表一個經濟的單位，每個國家代表一個經濟的系統，雖然各國家之間也有極密切的經濟關係。甲國的製造者對於乙國的人民，供給製造品，甲國的輪船業者代乙國的人民運輸貨物，這本來是兩國個人間的關係，但是現在因爲國家的界限，也含着國家關係的意味了。倘使乙國的人民永遠依賴甲國人民的製造品，而不能有所報償，倘使乙國人民永遠依賴甲國人民的運輸事業，而沒有可以報償他的勞役，倘使兩國間發現了這樣的經濟勢力不平均的狀態，不特乙國裏有些人民成了甲國的有些人民的債務者，乙國家竟變成甲國家的債務者了。

我們要認淸現代國家在經濟方面的勢力。如上所述，每個國家是一個經濟團體，推行一定的經濟政策；每個國家保護本國的工商業者；每個國家利用經濟力，增進自己人民的生活，更利用經濟力以剝削工業不進步的民族。每個國家都代表資本主義者，

因爲現在的經濟仍然全是以資本制度爲基礎。

經濟力微弱的國民，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國民，對於經濟力强的國家所供給的物品與勞役絕不能毫無報償的享用。他的報償不外以下幾種：

一•輸出現金現銀，做爲物品的價格與勞役的報酬，假使這個弱國有大宗金銀的出產。

二•輸出原料（如鐵，棉花），動力（如煤，煤油），穀產（如米，麵）；但是按量計算原料，動力，穀產的價格一定比製造品的價格輕，（如一斤麵粉與一斤餅干比較，或一斤鐵與一斤重的鐵釘比較，前者的價格當然少於後者）所以必須輸出多量的原料，動力，穀產才可以與少量的製造品的輸入相抵。

三•外國輸入品的代價變爲資本，將這個資本貸與這個經濟力微弱的民族，或用這個資本就地企業，剝削這個微弱的民族，開拓這個民族的利源。

四，經濟力微弱的民族暫時向國外遷徙，用他們在國外所得的工資或利潤補充國內的不足。

以上所說前三種償付方法足以致經濟不能獨立的民族的死命「金銀輸出便擾亂本國的金融，產出兌換率低的現象。原料，動力，輸出便妨害本國的生產，穀產輸出便增重本國人民的生活費。外國資本的企業使漸漸的將本國人民全降爲無產階級。至於人民向國外遷徙，在現今種族觀念日深，勞動競爭日烈的時候，已經不能認爲可靠的方去了。

我們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經濟力微弱的國家。我們要永遠受那些經濟强國的壓迫；我們的利源，財富，人力要永遠受列强的剝削，除非我們有經濟獨立之一日。

但是我們政治的黑暗，社會的擾亂，關稅的受制於人，同時官僚大宗的聚斂，軍閥巨額的濫費，一般人民無節制的消耗，處處都是使國民陷入於永遠爲外國經濟奴隸之一途。

我們還有甚麼希望呢？從世界全體看來，有兩個遼遠的希望可以解救出我們。一個是打破國家的界限，使全世界再沒有政府做經濟利益的工具；一個是打破資本制度，使全世界變爲一個大共產區域。但是這只是希望，我敢說一二百年以內，無論那一個希望也斷不會實現的。

現在我們切身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人口不應超過我們的產物的量；我們的需要不應超過我們的供給能力；我們的生活程度不應超過我們的生產能力。換言之，假使我們的產物不足，我們便應該減少人口；假使我們的物品供給不足，我們便應該減少需要，假使我們的生產能力低弱，我們便應該降低生活程度。

一個人經濟上不能獨立便不得不受旁人的驅使，做旁人的奴

隸，同樣的，一個國家經濟上不能獨立，便不得不受旁的國家的驅使，做旁的國家的奴隸。無論個人，無論國家，沒有永遠無報償的倚賴。自己以外的供給的。等到一國的人民因為無報償的倚賴自己以外的供給而經濟上受制於外人，結果一切權利也都受制於外人的時候，這個國民，除非遇着世界的經濟制度或政治制度起大變動，便永遠做奴隸，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了！

無線電台問題

燕樹棠

無線電台問題是中國對日美兩國及日美兩國間這幾年未決的一個外交懸案。民國七年二月及三月中國的海軍部同日本的三井洋行締結了一個合同，允許該洋行在雙橋建設一個十五啓羅瓦特電力的一坐不甚大的無線電台，並特許該公司三十年的中國海內外無線電通信的專利權。當時就引起列强的反對。後因三井洋行沒有按期履行契約， 到了民國十年一月及九月中國的交通部同美國的費德理無線電公司(Federal Wireless Company)締結了一個合同，至十二年又續結了一個合同，皆係規定著特許該公司在上海區域建造一坐高力無線電台。這以後，糾紛更多了。日本政府向中國說：中國同美國的公司所締結的合同，侵犯了三井洋行的專利權，應當取消。美國政府向中國說：中國同日本的洋行所締結的合同，違背歷來機會均等的國際條約，應該無效，自不能防止美國的人民在中國取得實業權利。中國政府沒有主意，不職堅決主張，於是日美兩國就不管中國，他們自己直接交涉起來了。日本主張加入英法各國，共同管理中國無線電事業，美國反對這種主張；美國提議上海北京兩座電台各別營業，日本也不贊成。所以日美兩國直接的交涉，迄未有任何結果。

中國政府看見日美兩國直接交涉沒有結果，想著乘這個機會取消三井洋行及費德理公司的合同，把上海北京兩坐無線電台收歸自辦。於是中國政府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照會日美兩國政府，提新辦法的節略——「(一)中國向日美兩國從新借款，建設一大無線電台，作為中國官辦，與外國直接通信；(二)前項借款，只允無線電台建設經費，不作別用，(三)無線電台之用人行政暨營業管理事項，事關國家主權，日美兩國基於華盛頓條約之精神，不加干預；(四)日美兩國在電台建設期內，對於借款之用途，有監督權；(五)日美兩國在營業期間，對於支收，有稽核權；………」。但這個新辦法幾方面都贊成—日本堅持三井洋行的既得權，不肯放鬆，反對中國的新辦法；美國謂美國電台向取國際直接通電之原則，要求中國履行費德理公司的合同，也反對這個新辦法；英法等國也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說中日美三國合作違反各國在中國機會均等的原則。到現在，這個無線電台問題又算僵著了。

這個無線電台問題，就普通情形而言，本係一個狠簡單的私法上的問題。三井洋行和費德理公司都是同中國有契約上有債權債務的關係；與三井洋行既未按期履行契約，中國自有解除契約之權；即對于費德理公司如中國決定負賠償該公司所受損失的責任，亦可不履行契約，這是私法上普通的原則，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外國對於中國，這樣問題就複雜嚴重了。

外國在中國投資的私人團體，他們背後都有他們的政府爲後盾。如果該項私人團體同中國發生爭執，這個爭執即刻就不是私法問題，即變成中國同他的政府一個外交的問題。自從庚子以後，列强在中國彼此爭權奪利的步驟是：先求「獨占」，如不能獨占，即歸到「共享」。這是列强彼此在中國競爭極顯然的手法。現在這無線電台問題。不僅實業上占重要的地位。即政治軍事上亦極關重要，自然更不是一個例外。美日兩國政府都出頭了，起首他們兩國皆要「獨占」，目前他們的利益衝突有不能了結之勢，他國也要插嘴。日本主張列强共同管理中國的無線電事業，就是「共享」的手法。中國要想打破這種蠶食的局面，必須等到自己國家實力充足，才能解決，決不是以拉籠某外國抗制某外國的手段，所能達到目的的，我們中國向來親美以抗日，不是一個前車之鑑麼？

中國方面，中央各官廳及地方行政機關向來不加研究，隨便與外國人締結喪權辱國的契約，使國家受種種損失。海軍部交通部與日本的三井洋行及美國的費德理公司締結了合同，處分國家無線電事業，就是一個例子。這種行爲若不能嚴加禁止，喪失國家利益的舉動，一日不能杜絕。至於現政府對日美兩國提出的新辦法，想著把無線電台收回自辦，總算不差。但是要把國家無線電事業，用作自辦借款的抵押，政府對人民決沒有這大的信用；人民對政府一定要羣起反對。

文言文的優勝

擘黃

現在人所稱爲文言文(註一)佔優勝的地方，大約不出下述的四點。下文想從事實方面略加討論。

(一)文言文比白話文通。假如有人說文言文本質上是通的，白話文本質上是不通的；這樣主張的人，我們對於他的話，認爲無討論之餘地，只好請他去留心比較文言文的文法與白話文的文法。但說白話不通的，大概是說現在所流行的白話文不通。但「不通」有兩種解釋：一是文法不通，一是思想不通。但我們這里不妨合起來說。現在的白話文也許不通的狠多，但縱使這是白話文的劣點，也斷不能成爲文言文的優點：因爲現在不通的文言文不會比白話文少。古人的文章，經過長時間的淘汰，尚且留下許多不通的文字；由此推測，他們所做的不通的文字，必不在少數

。若說現因爲排鉛字製石版太容易，所以不通的白話文流行特多；但這事就是文言文也不能免。這些文字，過了若干年之後，『浮者自浮，沈者自沈』，正不必勞任何人的過慮。並且就是具有木版的時候，『羯鼓四撾』的詩文集，精刻的而又連史紙印的，未嘗沒有；版紙稍劣的更多。可見出版的難易，與流行的文字的通不通沒有一定的關係，今日的「災鉛禍石」並不比昔日的「災梨禍棗」更可惡。無論如何，假如我們能彀將現在我國人每日所做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做個統計，文言文中不通的所佔之百分數，比白話文中不通的所佔之百分數，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這樣看來，可知「通」並不是文言文的特點。

(二)文言文比白話文美。我們知道狠少人敢說白話文本質上不通，我想也狠少人敢說白話文本質上不美。假如眞有這樣說的人，我們只好請他自己去看水滸，石頭記，儒林外史等書(註二)。假如他看了之後，仍說只見其「俗」，不見其美，我們只能對他微笑，不必再說什麼話。但是，文言文實有比白話文容易使人覺得美的地方，我們不可輕易看過。

文言文所以使人容易覺得美的原故，是因爲截至今日爲止，膾炙人口的文章還是文言文多於白話文。因心理的作用，許多讀書的人不知不覺地受所讀文章的影響而假定文言文本質上是美的。至於白話文，雖然也不少美的，但向來爲讀書人所蔑視，不把他當文章讀，所以影響於讀書人的心理的不如文言文那樣利害。還有一件：白話文因爲他與我們日常的說話相近似，不免使人覺得他平凡；文言文因爲他與日用的話相差狠遠，使人覺得有一種不平凡及淡雅的意味。因爲上述兩種原故，文言文的「空氣」是比白話文的「空氣」美些。有許多詩詞，若要把他說成白話，簡直說不成話；然而許多人有時喜歡看，就是因爲他所含的字句，因在古人的美文中見過多次，染了美的色彩。一般文人看見世說新語說『爾時』，『爾夜』，就覺得他雅，作文時就想彷用。但假如他見文中有『那時』，『那夜』字樣，不免就覺得俗惡得不可耐。其實古時『爾』『那』雙聲；今之『那時』『那夜』即世說『爾時』，『爾夜』。之音轉；『爾時』：『爾夜』就是當時的白話。固然，許多人不留意這種事實。但縱使知道這個事實，有時不免還覺得『爾時』字比『那時』雅：因爲聯想的勢力狠難完全擺脫。

但文言文的這種優點，與其說是本質的，無甯說是偶然的。因爲假如大家小時候，有機會多看白話的美文，這種美的「空氣」就非文言文所得獨佔。如若文言文因遠於日用的話，使人覺得淡雅；白話文因近於日用的話，使人覺得眞切。就是單就現在情形而論，我們也不能說得不償失。到了幾百年以後，那時候剩下的今日的白話文，也會帶了一種淡雅的色彩。(註三)我們現在讀古人的白話小說，也會有這種感想。可見文言文實實上並不比白話

文美。

溺愛文言文的人以爲文言文現在要中興。他們這話的根據，大約有兩種。

（三）他們說：『白話文試驗了幾年，現在已經到了「强弩之末」，文言文自然而然地要中興了。』白話文是否到了末路，不必瑣瑣爭辯。但他們所假定的根據，不妨討論一下。吾國人最相信循環論，這論在吾國發生狠早。這大約是因見天象循環而推及萬事的。我們常聽說『物極則反』，『無往不復』等話頭，好像這是一個普遍的原理。另繫聽見最近有人把文體與服裝的時尚相比，以爲二者都是循環的。但服裝除了長短寬窄以外，別的東西未必是循環的。卽如近年婦女服裝的花樣顏色，就狠難這樣說。至於文體，假如是循環的，自唐韓愈以後，「古文」是爲反對六朝的儷體而起，這是大家知道的。那末，若文體是循環的，「古文」風行了這許多年，應該駢文代興了。然而却變而爲白話文。假如有人說白話文的流行，背了文體循環律，所以是變錯了，那末，相信循環論者應該提倡駢文——徹底的駢文，——而不應該再提倡「古文」！

（四）　他們又說：『現在新出的文言文雜誌風行一時，可以知道人心的向背』。我們沒有現有文言文雜誌和白話文雜誌銷數的統計，不能斷定文言文雜誌是否風行。但縱使眞是這樣，也不能斷定會如此繼續下去。現在看雜誌的人中許多是中過「古文」毒的人，或者有這種一時的反動，未必就可以認爲中興之兆。假如文言文眞要中興，那末，恐怕要用『武力統一』的手段—不過就是這種辣手也未必一定有把握。

我們上文所說，對文言文的優點及前途不無懷疑，但當然不含着反對人家以文言作文的意思。（我們自己或者也還有偶一作文言文的時候）。有人說著書不要用白話，因爲『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我們固然不相信白話就是『無文』。縱使相信，但假如一個人自願他的書不行遠而用白話著作，別人沒有反對他的理由。同理，若有人相信惟有文言文可以行遠，因而他所作都用文言，這也是他的自由。

然而此中實在含有一個大問題，我們不可忽視：就是，我們應該把持全民族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使之永遠作少數人的專賣品，并且使大多數人不特沒有仿造并且沒有銷耗這種專賣品的機會呢？還是採用大多數人所已有的媒介，加些工夫，使之成爲大多數人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呢？這個大問題，大家要各本良心主張去。但這句話還得補充，因爲康有爲的良心不消說是叫他主張復辟。所以良心要經過一番洗鍊才行。大學說得好：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所以一個人的良心，非把他一己的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等等感情的障礙移開（因為這些障礙，往往是不自覺的，非痛下工夫不能移開），對於任何問題，都不能有適當的判斷。我們不期望自己或人家因為個人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的原故去反對文言文。同理，我們儘管有時『技癢』用「古文」或駢文作一兩篇文或著一兩部書，儘管有時『故態復萌』翻出一兩篇名家的「古文」或駢文搖首伊吾，儘管一己所有世間可欲的東西，都從「古文」駢文得來，儘管為直接或間接的題外的原因不喜歡白話文；但若是我們因為這些事就要我們和別人的小孩子一律學作「古文」駢文 或叫大家不要用白話文著作，那末，我們的心，恐怕有點『不得其正』吧！（註四）

（註一） 「文言文」三個字似乎是累贅不通的名詞。但既有所謂白話文，又有與他對待的東西。這對待的，與其說是「古文」，不如說是文言文。上「文」取狹義，下「文」取廣義，也未嘗不可通。

（註二） 有些人因為這些小說含些猥褻的話，以為這與白話文的本質有關。這當然是誤解：因為文言的書也有這種話，如聊齋志異。這是古人不把小說文字：當正經事的原故，與白話及文言的本質一樣無關。還有一件，因為這些書篇幅甚長，中間免不了有不甚滿意的描寫。這是因為作者的精神有顧不及的地方，也與白話的本質無關。假如這些作者用文言作這樣長篇的小說，這些鬆懈的地方斷不因之減少。

（註三） 這是指因時代間隔而生的淡雅；此外還有由于別的來源的淡雅，所以我們這話並不是說今人的白話文，無論怎樣，在今人的眼中絕不會淡雅。

（註四） 有趣的是有人以為現在學界的紛擾與白話文有關，因此希望禁絕白話文。我們大膽說，這是一種謬誤的歸納：誤認凡在某現象之後發生的事情必是那現象的結果。縱使真是有關，也不免使我們想起一段故事：

甲兒告訴乙兒道：『我的父親當水手，死在海上』。乙兒說：『你千萬不要當水手』。甲兒聽了就問乙兒道：『你的父親死在那里？』乙兒說：『牀上』。甲兒說：『那末，你千萬不要睡在牀上』！

十四，九，十一，

「國罵」

馮友蘭

在語絲第三十七期上，魯迅先生說『他媽的！』『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他說『「國罵」博大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情……而且，不特用於人，也以施之於獸。』他說依仗門第之人以祖宗為護符，被壓迫的人自然也將他們祖宗當仇敵。『下等人』『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保壘』，故『豬準他的血統

，』而罵之曰：『他媽的！』。

魯迅先生對於『國罵』之觀察及解釋，引起了我近三年來所想的一個意思，我覺得魯迅先生所說『國罵』之起源或動機，雖可以解釋其『上溯祖宗，』而似不能解釋其『旁連姊妹……』，『及施之於獸』，且『國罵』之『旁連』，『下逮』等，與『上溯』同一普及；亦似未便『能百家而定一尊』，只以『他媽的！』為『國罵』。大概在中國的語言中，含性欲意義的字眼甚多，以之罵人，不過其用處之一而已。中國人所用以罵人之字眼，含性欲意義者甚多。（即如『上等人』所常說之『混帳王八蛋』，『混帳』之本義未詳，而『王八蛋』則固含有性欲的意義也。）而『他媽的！』亦不過其一例而已。大概在中下等社會之言語中，含性欲意義的字眼之用處有三：

（一）因恨怒而用；如以『他媽的！』，『姊妹的！』等相詬罵。此不但對於人，獸，如此，即對於無生物亦如此。

（二）因玩耍而用：此在河南名曰『罵玩兒』，或曰『說笑話』。即此人可口頭上以彼人或彼人之家屬為滿足自己性欲之具；彼人亦可口頭上加以報復，如此互開玩笑；普通多不『上溯』。在北方除少數人外，大約每人皆有『罵玩』的朋友。

（三）因附帶而用；此在河南名曰『帶把兒』，即以含有性欲意義的字眼為語詞而用之。如魯迅先生所說，鄉農父子午飯時之談話，其中每句皆附帶有『媽的』。此等字眼，即是一種語詞。此等語詞，固可以『或表驚異，或表感服』；然亦有純為語詞，毫無別義者。 在北方除少數人外，普通人說話，多帶此種語詞。

我以為凡此皆被壓的性欲之表現。依現在『析心術』派之心理學說，凡人之意欲，皆求實現。然有些意欲之實現，為社會之禮教所不許。而此等意欲，既已有之，亦不能歸於消滅，故多被壓於下意識內。此等被壓之意欲，因其被擯不在意識之內，故不為吾人所覺，然其存在，固依然也。惟其依然存在，故仍然求實現。然其實現既不能由正當之路，故另尋別路，以求發洩。夢，幻想，笑話，錯誤，瘋狂，等，皆此等被壓的意欲求發洩之別路也。人生諸意欲中，以性欲為最強，而亦易於與禮教衝突而易於被壓。『國罵』，『罵玩兒』及『帶把兒』，則皆被壓性欲求發洩之別路也。此等意欲，不能使其自己『見諸行事』，僅退而『徒託空言』，亦良苦矣。

在中國的語言中，此等含性欲意義的字眼甚多，但是否最多，尚不敢定。因我們與別國人中之『下等人』，交際尚少；他們的『下等小說』，我們亦未多讀，不能證明他們語言中之含性欲意義的字眼，是否果少，亦不能證明『罵玩兒』及『帶把兒』，是否為中國所特有之制度。如在中國的語言中，含性欲意義的字眼，果為最多，而『罵玩兒』亦果為中國所特有，則其所以，亦易說明。蓋中

國對於性欲之禮教最嚴，——性欲受壓最甚，故發洩性欲之別路，亦爲最多。換言之，中國禮教束縛性欲過甚，故必須有『嫖玩兒』，『帶把』等制度，以彌其缺憾也。　十四年八月七日於開封

閒話

要是有一天我可以自由的到一個地方去讀我想讀而沒有功夫讀的書，做我想做而沒有功夫做的事，我也許選擇南京做長住的地方，雖然北京和杭州我也捨不得拋棄。物質文明的毒實在受得太深了，窮鄉僻壤裏的小鄉村是一定住不來的，無論那裏的風景怎樣的幽雅。只要想生了病找不到一個你能夠相信的醫生，要用什麽圖書沒有購買的地方！何況現在到處是土匪，到處是比土匪更可怕的軍人？像上海天津那樣的城市又是住不來的。在那裏一個愛閒散自由的人簡直喘不過氣來。

也許有人覺得鄉村與城市應當劃分得清楚：鄉村得像鄉村，城市得像城市。可是我愛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明。你轉過一個熱鬧的市集就看得見青青的田畝，走盡一條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你的小園裏就望得見龍蟠的鍾山，虎踞的石頭。你發奮的時候，儘管閉門下帷，不見得會有什麽外來的騷擾，你如高興出門遊行，那麽夏天有莫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蘆荻，雞鳴寺看山巔的日出，清涼山觀江上的落日，還有……許許多多名勝的地方，我實在不好意思說了，因爲我已經十四五年沒有到過南京，這次又忽忽的只住了一天！

自然城市和人一樣，不會完全無缺的。南京的缺點，我一天的勾留發現出來，在少一個電影院和一個戲館。這個缺點，在梁漱溟先生看來，也許正是南京的好處，因爲這樣可以免去他代人害羞的機會。可是我在那裏一定會時時感覺一種缺憾，雖然我在北京也往往半年不看一次電影，三四月不踏進戲園的門檻。

平常人是常常要求娛樂的。他們的企求不是山水風物所能夠滿足，所以南京人有他們的秦淮河。不怕說殺風景的話，我實在不愛秦淮河。什麽六朝金粉　我只看見一溝醃臢的臭水！我也在夕陽斜照的時光　雇了一個七板子遨遊了一回，可是我并沒有載回來滿船詩情與畫意。我只見兩岸的河房，沒有一家沒有劈劈拍拍的麻雀，我只見數百隻花船，也沒有一船沒有劈劈拍拍的麻雀；我只見一船船營養不足的女子　搽了濃脂厚粉，用那敗瓦破竹的聲音，唱那不成腔調的戲曲　助那些竹林遊客們的清興。我實在不愛秦淮河。我知道叉麻雀和狎妓是中國最普通的娛樂，并且我平常看到的時候已經可以連眉頭都不縐一縐，可是同時同地看到幾百桌麻雀和幾百名妓女，我實在有些嚇不下肚去。我很想望着一個電影院和一個戲園。

☆　☆　☆　☆

自從叔和的病，我得見了些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醫院的情狀。他住的醫院。簡直連毛巾肥皂都得自己帶。那裏一個看護婦招呼七八間病室，時常可以半天見不到人影。房中床上，桌上，杯上，碗上，藥瓶上都是些傳佈病疫的蒼蠅。往在這的樣地方，不病的也許會病了。聽說這種辦法爲的是便利中國人。中國人是受不住拘束的；喜歡滿屋子站滿了自己帶去的聽差，老媽子，丫頭的；至於蒼蠅是他們日常相見朋友，不見了許覺着不自在。又聽說進那個醫院是得由闊人介紹的，如果你已經是闊人或經闊人的介紹，就有兩個看護婦服侍你一個人，如果你不是闊人而且認不得闊人，你在入院之先得送一份重重的厚禮。可是我們早先怎樣會知道呢？

這樣的醫院實在太過中國化了，同時又有些醫院又未免太沒有同化力。北京一個資本最大，設備最完備的醫院簡直不知道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體格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那裏的醫生只知道守着教科書上的陳言，用醫治外國人的方法來醫治中國人。譬如生產之後，外國婦人可以飲冰吹風，他們也叫中國女子去飲冰吹風，往往因此得到終身不治的病症。

無論如何，北京的外國病院總得讓歐洲某國的首屈一指了。我有一個朋友的夫人因難產到那裏去開割。那位著名大夫正在施行手術的時候，總統府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請他去茶會，他便不顧事畢就去了，臨行叫助手多上些麻藥！過了幾點鐘他回來了，病人幸還沒有死，他把創口縫上了。可是病人出院，腹中常覺劇烈的痛苦，再去見那著名的大夫，他用x光照看之後，發見了縫創口的時候，忘記在腹內兩個小小的箝子！於是又開割了一次。回家之後，某處還覺着痛苦，再去見這大夫　他又發見了某處的骨接忘記了接上，須得再割一次！可是我們的朋友實在不敢再請教他了，還是請了一個別國的大夫接上了。這種事，要不是一個朋友親得的經驗，叫我們怎樣能相信？

可是我們也要過分的責備北京的外國醫院。東交民巷的外國醫院本不是爲醫病而設的。一個政府倒了，醫院裏便住滿了下台的政客，一個政客要搭架子，便托病移住在醫院。醫院有這樣的作用，這種發財的機會，還那有時間精神來對付普通的病人呢？

雪艇

小說

朱顏與白髮

恭雯

似水的韶華悄悄的逝去，人的生命確是很短促的喲！李白說過「朝如青絲暮成雪」。王維說　「宿草朱顏成暮齒　須臾白髮更垂髫」：古今來的詩人這樣告訴我們的不知有多少了。就拿我自

身來說罷，不是已在等閒中過了五十一歲了麼。我的青年呢？我的希望呢？我的壯志呢？每當我的手指觸着我已花白了的髭鬚，光禿了一部分的頭皮，或額前的縐紋，我便禁不住起出一種蒼茫空虛的哀感。實在的，像我這樣風燭殘年的老耄，還有什麼能爲和用處呢？你們有幸運的人！你們有壯志鴻圖的人！……你們應該愛惜少年時或者趁少年時而興起。「人生七十古來稀」莫要弄到「老大徒傷悲」纔好呀！

我這五十一年的生涯完全消磨在苦厄之中。我的命運好像是前生注定了的，自有了我這平凡的生命，就負有吃苦的義務，應得吃盡淪落漂泊的苦楚。我東漂西蕩了幾十年，足跡也幾乎踏遍了全中國，披星帶月，奔雪宿霜，已可謂歷盡了人間的苦辛；而收獲的是什麼呢？我打開兩隻握着的手來，所能給與我看見的，還是不過苦辛而已。更闌人靜後在明月之下，或是醉餘夢醒思索起自己的命運來，只能孤孤寂寂地自唉自悲一陣，落下幾點枯涸了的老淚。這是怎樣的人生啊！我還希望什麼呢？一切對於我，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

現在我能夠由苦寒的西藏來到長江流域的w省，總算是幸事了吧！這兒的文化也比較開通，山水也秀麗，氣候也溫和，使我的生活大約可以從此安定了。但不時偶然回想起寒冷得可以脫下耳朵鼻子的氣候；蔽塞得同原始人類差不多的文底西藏，還使我不寒而慄。我將再活多久呢？我祝禱我自己在這行將就木的餘年裏，永不再到那樣的土地。

我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學校，做了自己應得做的職務後，就把自己的門關起。我的性情，我的習慣都是如此的。尋思起來，這大約就是我不能在一個地方住得長久的原因。眞的呢！橫豎都只僅僅什滿了聘書上預訂的一年或半年，以後學校就表示不再請我的意思了。三十年來，今年在這兒，明年在那兒的這麼漂泊，我不能不詛咒我的這怪癖和人間的一切。目前我是在w省的s縣中學校做敎員，爲時已將一禮拜了，除了同校長敎務長接過頭，其餘的同事，至今都未會面呢。

在今天開敎務會議的時候，敎務長介紹。才認識了許多同事。中間有一位尤先生在敎務長介紹之下却使我呆住了。原來這個五十歲上下的老翁，是我似曾相識過的；他之姓尤，更使我發生許多感觸與聯想。糊糊塗塗散會之後，我關起我的屋子把三十年前的一本日記查了查，有一樁有傳奇意味的事在我的記憶裏蕩漾起來；我一閉眼，那些情形就展佈在我的面前了。我彷彿還是二十一歲的年青人。

～～～～～～～～～～

三十年前我還是不過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論理說還正是害少年憂鬱病——就是熱情的時代，實際上却大謬不然，人世的經

驗已把我鑄成了衰朽的老人式的心情。人間的一切現象與因果，似乎都被我透澈地明瞭了，什麼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什麼也逗不起我的悲歎，那時的我底感情就收斂到了這步田地呢！但其間有一個人幾乎使我發狂，無論用何種人生哲學去解釋都不能療治。那人是誰呢！姓尤名畏吾的便是。他的名字我至今還記憶的很確切。

想起他來，我覺得自家還是二十一歲時一樣，關於他的過去一切在我的記憶中反映的非常明顯。彼時他的年紀很輕－最多不過十七歲；却是他已在P大學預科畢業了。他不單是絕頂的聰明；尤有許多與人不同的特點：他簡直和羅丹的雕刻，米勒的繪畫，悲多汶的樂曲……是一樣的——是終古不滅的藝術底典型。只要你看見他，無不受他偉大的態度與優美感動的；而且在你記憶上鐫刻一個深刻的印象，使你永遠永遠不能忘記他。老實說，我這枝拙筆是決不能把他活現在紙上來的。我只覺得他同梅花一樣孤高，蓮花一樣清雅；比秋月還要瑩潔，比秋水還要明澈；有處女似的嬌羞，有少婦似的嫻靜；而他的聲調直是一曲高尚雋永的音樂，是又深沉，又流俐的；他的體態也如一幅偉大而優美的圖畫，是又莊嚴，又生動的，………。他是怎樣的美好，怎樣的不可及呀！或許有人要疑我有誇大狂，所說的都言過其實吧，但我可以發誓，這些話還不知說着真實的他的十分之一否呢！

他不大喜歡謙語。可是如其講起話來，任是怎樣不合你的脾味，冥冥中似乎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教你不敢加以駁斥；他也少笑的時候，但那同穆娜里莎一樣的微笑却老是懸在他那兩隻嘴角上的；不過有時也很有憂鬱的神氣如江文通所說的恨人似的。我們走起路來，總不免左顧右盼；他却不然，老是旁若無人，高貴而且有禮—但不是腐儒的那種可厭底酸態——的。像他這樣的人，你們對於他將要怎樣呢；那時的我在一種敬愛他的感情之下幾乎發狂了。一有機會我總得看他幾眼；無論在什麼所在總向人談起他，正如一個忠實的主義者或宣教師，把他們的主義或教義苦口婆心地向人宣傳；又如那些研究莎士比亞或歌德的文學家，終日把他來討論，并且許多日子我是以他的保護者自居的，他的一切行動我都是很注意的。他每日吃飯時的碗數我也暗自計算。若是一頓忽然多吃或少吃了一些，必定探問他爲的是什麼原因；晚來也須到他住室的窗前觀察觀察，在他睡後，我尤爲留心，因爲怕他做出戕賊他的身體的事來。我也真算熱心了呢！爲了這事我老在言辭中寓着勸他愛惜時光，保護容顏的意思。並且隨時將杜秋娘的金縷曲，李白的將進酒，古詩十九首中的幾首，……，凡我這淺薄的腦子所能記憶的，我總要向他諷誦過不知多少次。其實像我這樣的人正也不是少數！自從他入了P大學就恰恰如狂飆突起，巨浪陡興似的，P大學的同學中立刻發生了一個掀天動地

的波瀾。在斜陽一抹的學校園裏，在燈光輝煌的寄宿舍裏，許久是把他當作談資的。卽如同我常常討論他的人就不少。

我是怎麼認識他的呢？因爲那時我也是P大學的學生，常常同着他一塊兒吃飯時，打個問訊或者講講閒話就熟悉了。不過那時的我既日趨于個人主義，已成了一個固蔽甚深的人，所以我心裏雖然萬分欽慕他，在精神上又起了那麼一個大變動，都不曾向他切實表示過。

在我看來，他的交際很少。無時無地不同他在一塊兒的，只有一位比他大幾歲的黃君，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不知黃君能否幫助他。一次吃飯的時候，我不放心似的問他了：

——尤君！你同黃君不單是同學，許還有旁的關係吧？不然……——這種口氣未免太不客氣，但他沒有介意。

——不錯！不錯！我們是同鄉又是親戚呢！並且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所以我們很要好，現在幾乎到了不可須臾離的程度。——他從容地，坦白地這麼答應。

那不消說你們是定能互相幫助的了。

他點了頭說：「這到是實在的」後，我們又埋下頭來吃飯。幽默了一忽之後，我偷瞧了他幾眼，忍耐不住，又接着問他：

貴處是W省麼？我覺得你們的語調……

——正是，我們的故鄉是S縣，在W省的南部。

——在你看來，那兒還好吧！

——離開了故鄉之後，回想起來總覺得是好的。況且我也沒有到過旁的去處，怎麼能說呢？不過要和北京比較起來，就眞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了。那兒氣候既溫和，景物也好；決不像此間這麼冷熱的要命。此地的那雷鳴似的大風你怕麼？眞嚇得我死呢！那濃重的塵土尤爲討厭，唉！我們的故鄉可眞好呵！在春天的時候，我……

他說話的時候，態度依然很雍容，但在語氣中却含了不少鄉思的抑鬱與悲憤。我怕引起他的不安，就不再往下問了。——而我因爲知道黃君能夠指導他，從此以後就覺得自家無責任可言了，慰安而且快活的。但有時也非常恨黃君；至于恨些什麼呢？那只有問上帝了，我却不知道怎樣去剖析我的感情。

他除了黃君不曾和任何人交談過，而今我居然同他攀起話來，當然是很惹人注意的，許多人對於我竟發生了反感呢！自然我心裏有時還是覺得欣慰；但有時也頗自責多事，以爲如再長此下去，恐怕又要造出自己的煩惱來。因爲這樣，我們的關係會漸深漸密，到了關係深密之後，眞實的責任，也就重了，而每每在責任裏，都是藏着許多煩惱的，這樣一來，豈不又是自尋煩惱了麼？所以決心不再同他來往，不過一等到他在我的跟前，我的決心又歸失敗；甚至本沒有可講的話時，也要憑空去找些話來和他敷

衍。

一次晚間我從他的屋前經過，由玻璃窗看進去，瞥見他在電燈下，斜坐在椅上，正弄一枝洞簫；吹的是一曲「武陵花」，唐玄宗的苦苦相思，竟被他那幽揚與柔和的微妙的悲凉的簫聲充足的表現出來了，聽來眞好像有一個唐玄宗在向我們悲嘆，在向我們哀吟。但他的態度却是靜穆而且安閒，那微微紅暈的臉龐，被電光射着，更其嬌好了。我出神地聽着不知多少時候，在我的身旁忽然驚詫的「啊」的叫出了一聲，以致他停止吹簫來看外面，一幅極其優美偉大的圖畫便被破壞了。我回過頭去才知早有幾個人聚在我的左右，現在被這一聲叫喊已經驚散了；只有我還昏瞶的在那裏似乎要尋找那個叫喊的人，許久之後才走開。不知他那時看見我沒有，如其看見了我，以爲這一聲是我叫的時，不用說必定要疑惑我將是一個怎樣下流的人了。

我晚上去看他的事，終於被他發覺了。那正是一天更深的晚上，一切都已在靜睡之中，於是燈光輝煌，叫嚣吟唱的P大學宿舍，如一隻酣眠着的龐大底野獸似的，除了齊哼的鼾聲可以時時聽見外，什麼都幽靜而且精寂。不眠病追我出了寢室，在空地上踱來踱去地走了一會兒。不意間看見他的屋子——他的屋子同我的是在一條直線上——還有燈光射出，我像受了催眠一般，幽脚幽手地踅到他的窗下，打算瞧瞧他在做什麼。待我剛剛站上階沿把視線向裏一投的瞬間，纔被嚇跳下，三脚兩步地跑回自家的寢室，把門緊緊關起，防敵般地惡狠狠的向門檻注視着。那時我的心情甚恐慌不甯，我想那黑夜正鑽入穴裏或剛踰牆即被發現了的穿窬小盜也不過如此。原來他們——尤君和黃君正並坐在那階側耳聽着什麼，及至我站上階沿向屋裏看時，他們四隻又莊嚴又有威力的眼光正洒在我出現的地方。愚直的我，還能想什麼應付的方法呢？只有退囘的一條路了。我被追的幾乎氣都喘不出。他們看不起我。

自此以後，我對於他們——尤君和黃君總心懷疑懼：怕他們以我爲下流，怕他們看不起我，所以永遠不曾正視過他一眼。他對於我怎樣呢？是無從知道的。看來似乎也冷淡我了。因爲此後他確已沒有再向我打問訊或者談話。在黃君每灼灼注視着我含着探索神氣的兩隻眼睛裏，我已自知有罪人的嫌疑了。就像這樣過了一年之後，我爲了生活的逼壓便離開了P大學。在我走的時候，他的一切還如初來一樣；同學的崇敬他也一如昔日呢！

~~~~~~~~~~~~

這段小傳奇宜告閉幕之後，我的意識便囘到現實，立刻發生了一個疑問：「他——那龍鍾的尤先生未必就是他罷？」我暗暗將他們倆——目前的尤先生和三十年前的尤晨吾君來比較；尤先生自是老了，看起來也是五十歲上下的人，鬢髮和髭鬚花白的同
~~~~~~~~~~~~

我差不了多少，額前的肉皮也有一些光的發亮，面上層層的縐紋，很可以一望而知其在風塵中經了不少了的奔波與勞碌；那一對灰色的眸子，尤可以象徵他一身的苦悶。但在大體上：如落落難合的神情，旁若無人的態度，孤峭的仍令人起敬，至於像貌呢，在到處打縐的肌肉的臉底輪廓中，身段的部位，依然隱隱現出少年時代的美好來，「真的是他麼？」我疑惑着，我研究着，但不能解決，于是使跑去問敎務長．「尤先生的名字是否叫畏吾？是否是本地人？是否在P大學念過書？」而敎務長的回答是尤先生雖在P大學念過書，雖是本地人，名字却叫「塵波」．並且說：「他是去年才回到本地中學校來敎書的，一响都不知在甚麼地方，有人說他在P大學時代，家裏忽然發生了不幸，因此就不曾回來過，——直到去年。」我聽到這裏，不覺抽了一口冷氣，我想：「這應該不是尤畏吾君才好呀！他是應該有幸福有成功的人，他的生活應該永遠是春天呵！……天下同姓同像貌的人正多得很，況且名字不一樣，尤先生當然不是尤畏吾君……是的，眞不見得是他。」我又這麼想了。究竟是不是呢？我實在不敢下個肯定的斷語，而且現在我也沒有機會可以親自去問尤先生，所以我只能渴待着一個適當的機會再去探問他，我是要永遠渴待着這希遙無期的機會早日來臨。………

一九二五，七，六，在北京。

關於一個譯詩問題的批評

朱家驊

前大胡適之先生出示他所譯的四行葛德「彈豎琴人」(Goethe's Harfenspieler)，他譯的是：

誰不曾含着眼淚咽他的飯，
　誰不曾中夜嘆息，睡了又重起，
淚汪汪地等候東方的復旦，
　偉大的天神呵，他不會認識你。

欲我根據原文及徐志摩先生的譯文下一批評。我因不復記憶原文，且尚未讀過志摩先生的兩道譯文，當時未能下斷語。回家以後，檢出現代評論第三十八期徐志摩先生之「一個譯詩問題」，第一道是：

誰不曾和著悲哀吞他的飯，
　誰不曾在半夜裏驚心起坐，
淚滋滋的，東方的光明等待，
　他不曾認識你，阿偉大的天父！

第二道是：

誰不曾和著悲淚吞他的飯，
　誰不曾在悽涼的深夜，愴心的，
獨自偎著他的枕衾幽歎，
　偉大的神明阿，他不認識你。

閱讀之後，覺得興趣頗多，惟我對於作詩，素來是門外漢，要我批評，眞是有如造屋請敎箍桶匠一樣。但是既承適之先生的美意，只得班門弄斧的下筆寫來。杳葛德的原文是：

Wer nie sein Brot mit Thränen ass,
Wer nie die kummervollen Nächte
Auf seinem Bette weinend sass,
Der kennt Euch nicht, The himmlischen Mächte!

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的英譯是：

Who never ate his bread in sorrow,
Who never spent the Midnight hours
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morrow,

He knows you not, ye heavenly powers!

徐先生已經聲明他是根據卡萊爾的英譯。我看胡先生亦未免偏重英譯。讀卡萊爾的英譯，則與葛德原文頗多不同之點；因其注重英文形式與音韻，已失葛德本意，例如 in sorrow（在憂愁中）原文本是 with tears（和淚）之意。spent(消磨)一字為原文所無的。Midnight hours 依照原文應譯 sorrowful nights ，並無中夜時間之意。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morrow 則完全是卡萊爾任意加入，為原文所無。所以依照徐先生所說，就應該那是卡萊爾不是葛德。徐先生說「有的譯詩專誠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數協韻等等，照樣寫出，但這末往往神味淺了；又有專注重神情的，結果往往是另寫了一首詩，竟許與原作差太遠了，那就不能叫譯，」這就是徐先生以適之先生那首「我默」為例的說法。又說「應注意的是究竟怎樣的詩法才能把那偉大，愴涼的情緒傳神一二。」徐胡兩先生的譯文依英譯視之，果然甚好，但徐先生的第二道改得比第一道更好，却仍不免斧鑿痕跡，似與原文不合。講到胡先生的譯文，思想很周密的，音韻亦頗自然，本是四行好詩，惜與原文依然有不同之處，故照志摩先生批適之先生那首我默說起來，則他們的譯文，只能算是胡適與徐志摩，或者算是胡適與徐志摩譯卡萊爾的葛德，可不能說是葛德。何以見得，例如徐先生的第一道譯文中之第一行「誰不曾和着悲哀吞他的飯」，則悲哀兩字，似難替眼淚。第二行「誰不曾半夜裏驚心起坐」，原文與英譯都沒有驚而起之意。第三行「淚滋滋的．東方的光明等待」，係直翻英譯；本與原文純粹不同。第四行「他不曾認識你，阿偉大的天父」，不曾二字，非原文之意，即天父兩字，亦不得當。至徐先生的第二道翻譯與胡先生之四行譯文，均在伯仲之間，都是好的。總之，翻譯是很難，譯詩更不容易，因受了胡先生的委託 現在姑用直譯的方法，直接把葛德「彈豎琴人」第三首之德文原作完全翻出，以資參考。還請適之志摩兩先生的批評。我譯的是：

誰從不曾含着眼淚吃過他的麵包，
誰從不曾把充滿悲愁的夜裏
在他的床上哭著坐過去了，
他不認識你們，你們蒼天的威力！

你們引導我們進塵寰，
你們使這苦惱的人們罪過，
然後你們交給他痛苦憂患；
因為人間一切罪孽報應無差。

我檢出了葛德後四行的原文：

Ihr führt ins Leben uns hinein,
Ihr laßt den Armen schuldig werden,
Dann überlaßt Ihr ihn der Pein;
Denn alle Schuld rächt sich auf Erden.

通信

創作的翻譯

記者先生：真冤枉！原是要想着看愛情與麵包來消悶的，却平空又添了許多悶！這悶胡適先生或是別人能告訴我們麼？

我看了胡譯的愛情與麵包之後，書櫥裏却是有一本英譯的史特林堡小說集，便有一個好奇心想來對照讀讀。可是不行！胡譯

的第一句使是「葛斯大(名)法克(姓)是部裏參事的一個屬員。」我從頭翻到尾，從尾翻到頭，沒有「葛斯大」，也沒有「法克」；沒有「部裏」，也沒有「參事」。但是眞奇怪，事實可有點兒相同。譯文可全是馬嘴不對牛頭。胡譯文比英譯文少了三分之一；語句更意譯到創造的地方，於此便不得不佩服胡先生運用文字的圓活，使人一些不覺得話語上有點齷齪。好手腕！不愧爲北大的一個威靈顯赫的教授！

可是太委曲了，委曲了我們這胡先生！因爲我據的譯本第一不是原文，第二是美國現代叢書中的英譯本。可是不知胡先生這譯文是從那里譯的，這一點可能使人知道？

假使胡先生所據的譯本便是現代叢書裏的那本，或是別一本，或是原文，我們能找得那本文句對於胡先生那篇不忠實，只好說，只好說，胡先生的翻譯是「創作的翻譯。」

「創作的翻譯」是不行的！假使胡先生對於幾個外國字而起疙瘩，便要删了他而補些己意的時候（那是不行的），我便要向他忠告，這樣辛辛苦苦的翻譯還是創作，不創作還是停筆閉嘴！

可是胡先生決不能藉口於非慈吉祿！他那樣的翻譯荷默的詩當然是要根本推翻的！爲什麼他不創作呢！可是有幾首詩譯得好的！

我想我們中國應該有一個譯書審查會，由會審定然後方可出版；不是這樣，這類下流的翻譯害盡了中國人！

末了，我願讀者看一看「愛情與麵包」（胡譯）！，又翻一翻 Modern Library (2) Married裏的Love and Bread！

我願意認罪！假使胡先生能指出我的觀念根本錯誤！（即是根據另一譯本而胡譯確是眞眞實實的對於那譯本。）

我願意有人把這譯幾遍！（我想譯可是英文不行，別國文更半字全無！）　闖闖　六月十七日

一個譯書審查會：確實可以做許多工作，雖然胡先生的愛情與麵包並不會因此被證明爲「創作的翻譯」。胡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大都取材於紐約 P. F. Collier & Son出版的Short Story Classics。我曾經親自校對過好幾篇，雖然有時覺得胡先生的譯文，爲了求「文字的圓活」的緣故，太簡略些，「不忠實」三個字是無論如何加不上去的。愛情與麵包的兩種英譯本！胡先生所根據的Short Story Classics本和現代叢書本！實在相差太利害。究竟那一本是比較正確的譯文，因爲我也不懂原文，無從知道。可是我相信現代叢書本也許比較可靠些，因爲我找到一本Georg Müller Verlag出版的Emil Schering的德文譯本，完全與現代叢書本相同。無論如何，這兩種英譯本中，總有一種應當代胡先生負「創作的翻譯」的責任的？至於「創作的翻譯」是不是一定要不得，那是另一問題，改天再談吧。

西瀅

上海的華民

記者先生：我的所以要寫此信，是讀了三十六期本刊西瀅先生的閒話，要把他的意思說個痛快，好多引起一些讀者的注意。

上海租界上外人的强凶霸道，祇要到過上海租界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而其中也略分等級，當然以英美人爲最「利害」，法人則尚和平。日人則不幸身爲黃人，不爭氣的華人也很會擺布他們的。至於華人，則全如西瀅先生所說的，將漸漸變爲他們－外人－的奴隸了。在租界上的華人最得勢的，自然是這批流氓了，他們會了黨羽，照潑皮辦法，而外人也有意放縱他們來給自稱場面中人受辱。一個什麼黃金榮，現在居然做了共舞台的老板，在租界上

享盡榮華，如選坤伶爲妾之類，出盡風頭，如天天汽車來汽車去．聽說內地富紳人家的搬于什麼里什麼里的街堂裏的公子千金，時時會被這批流氓侮辱。近年來則全租界的商人也有流氓化之傾向．我們好好到先施或永安去和他們做交易，給他們賺錢，他們給我們的却是惡語和不采，這種情形，凡是不穿西裝的貧苦人個個會說的，所以這次郵局和商務中華等處的罷工，凡稍有見識者，莫不望其失敗，或痛快地閉歇了，我們不買貨也得過日子。

至於這批流氓和流氓式的夥計，一見了高鼻頭的外國人，則唯唯諾諾，在先施永安則有椅子請你坐，「作浮浜」給你講，茶給你喝，我們貧苦人則惟有瞪目立在旁，這等他們的高談的完結，有一次，我晚上去趁電車，那時車中人很少，又在冷靜的街道上，所以那個電車夫到了個半站地方，也不管有人與否，風馳電掣的開過去。豈知開的未久，後面即有人在喊叫，開車的當然亦全不睬他，而立在車尾上的一個苦工似的，却把鈴猛拉起來。及至車子停了，却走上一個酩酊大醉的英國流氓，還同着一個婦人。他是個胖子，一爬上車不問三七二十一，直望三等車廂裏奔進來，揮起「司的克」，向那賣票人隔頭隔面的打上去，又把他的制帽亂旋，嘴裏嚷着：「What is yonr number?」：兩眼要射出火來了，後來還幸虧這婦人把他拗住，賣票人得免死於亂棒之下．這時車中的少數乘客，頓時都屈服於這英國流氓的淫威之下，沒有一個人敢則一聲。我親見就在這同一的車中的賣票人在江浙戰爭的時候，齊變元的潰兵或是張允明的潰兵因不懂其中巧妙，不肯給他揩油，因之他大罵其「强盜」，切切實實的，那丘八雖然摩拳擦掌，無奈被他「善僮路巡捕房」六字嚇倒，終不過唾了幾口涎，然而半路却被幾個賣票者推下去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上海租界上的大批商人和工友不是中國人，是西洋人的走狗！

總之，西洋人眼中的華民，全是他們眼中的非人和印人一樣。西瀅先生說上海的女學生全是西洋式的了，她們說的是英語，不知上海最多的是所謂Eurasian，如狠一般殘忍，豬一般蠢笨的西洋人會選擇中國的千金小姐去作他們的犧牲，關於這層，我想祇有郁達夫先生在某一篇小說中寫的最痛切！郁先生還說中國的所謂公使太太和女公子，往往會失身於外國的Waiter！我寫至此，馬上記起Don Quixote中的一個黑人會長的女兒，會願意跟一個白人罪犯淫奔，卒至把她的老父氣死，在Cervantes固然是英雄美人，並不惜讚嘆此女的情深，在我們看來，是何等的悲痛啊！

然而回顧我們住在租界上街堂裏的所謂資本家的如何，他們祇要到大世界新世界去打打詐談，在斗室中燒燒雅片，摸摸牌，把內地農民的膏脂來如是虛擲！他們走到街上時，男的必彎背屈腰，女的必和娼妓一般的死氣垂垂！西瀅先生說在大馬路細檢汽車中人，十有八九是綠眼睛，我却不願這十之一二的鬼華民來出醜！我常說，華民是無資格坐摩托卡的。

昏昏的夜市中，上海的華民期待他們的死日！這無可奈何的上海租界上街堂裏所謂資本家啊！

査士驥九月六日晚上海

的市聲週報第三卷第三十七期出版了

研究市政問題　批評地方事情

本期要目；時事短評四則（立庵，易華，易華，立奄）讀英人羅斯共管中國財政兩次演說（立庵）對於上海英人二次屠殺同胞之感想（謝倩茂）孫文主義與國家主義（謝倩茂）湖北的汽車路（易華）漢口暑天之狀況調查（既明）

本報全年五拾期定價洋壹元郵費在內半年五角每期銅元肆枚代售處在外埠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漢口歆生路泰安里市聲週報社